



试论茨威格小说

发布日期：2006-6-13 9:03:13 作者：郭艳

郭艳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小说闻名于世，他的小说叙述角度独特，语言平实流畅，尤以描摹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而见长。小说里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展现了茨威格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和透视功力，以及他对女性细腻复杂的情感心理的独特感悟和深刻见解力；同时，他格外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描写他们的生活、情感故事，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对社会弱势群体所抱有的悲悯情怀和入道精神。

关键词：叙述角度；女性情爱心理；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3/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2-0124-04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S.Zweig,1881-1942)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小说闻名于世。他的小说叙述角度独特，语言平实流畅，尤以描摹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而见长。其中出现在茨威格小说世界里的丰富而复杂的女性形象，更是丰满而立体地展现了茨威格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透视功力、独特的感悟和深刻的见解，突现了女性细腻而复杂的情感心理，为我们更好地研讨文学长廊里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丰富的素材和独特视角。同时，茨威格还格外关注一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描写他们的生活、情感故事，表现了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和入道精神。

一、心灵的独白，独特的叙述视角

心理描写是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手法中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或由人物角色自己倾诉表白，或由叙述者冷眼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心理经由不同的叙述视角逐步展现、逐步清晰，人物形象逐渐立体、可感、生动、鲜活。“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1]（265）“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叙述的魅力不仅在于讲述了什么事件，还在于是什么人、从什么角度观察和讲述这些事件的。”[2]（369）

在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故事从男主人公展笺读信时开始，叙述口吻便由第三人称叙述换成了第一人称叙述，即以女主人公的口吻讲述她生命中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我”既是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又是一个叙述者。作为叙述者兼角色，这个人物不仅可以亲身参与事件过程，增加故事的真实感，又可以离开故事环境走近读者并向读者进行客观描述和评介。这双重身份使得这个角色不同于作品中其他角色，比其他故事中的人物更透明、更易于被人理解。

《恐惧》中的女主人公依莱娜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一个叙述者兼角色的姿态，剖析了背叛丈夫之后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还有《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的“我”，倾听同船旅伴——一个殖民地白人医生自述自己在殖民地倍受压抑而被扭曲的情感生活。这种独特的叙述口吻和角度，将一种传统叙述描写转变成人物心灵的独白，使读者对情节和人物有着亲临之感和切肤之痛。

通过阅读作品我们会发现，在他的不同作品中，这个叙述视角的位置也不尽相同。有的叙述者“我”就是主人公，而有的则是次要人物或旁观者。而茨威格的这些小说，所要表现的恰恰就是人物最私密的情感和生活，其心理体验也是最隐晦的心灵密语，显然若由他人叙述（单纯的叙述者或是其他的人物叙述）将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和隔膜感。

二、灵魂的救赎，情感的挣扎

茨威格的小说，深刻地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心理情感的微妙性、隐秘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特情感感受和心理变化。在他的小说里，女性人物在所处的环境中倍受压抑，无论是社会外部环境还是家庭内部环境，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

上，无论是上流社会的贵妇名媛还是底层劳动妇女，无论是已婚的女人还是未婚的姑娘，女人总是处于弱势和附属地位。她们在肉体和精神上承受着不同的压力和漠视；她们有反抗、有挣扎，但却始终冲不破这世俗和家庭的樊笼。她们在肉体的煎熬和情感的挣扎中祈求灵魂的救赎和涉渡，在理智和冲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徘徊游移，既被戕害，同时又自我折磨和堕落。

例如《恐惧》中的依莱娜，她是上层社会的贵妇，但却在安逸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感到心灵的空虚和情感的寂寞，偶然邂逅了一个贫寒的青年艺术家，在莫名的心理驱使下，她陷入一段为世俗所不齿的婚外情，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埋下了一个隐患，最终把自己逼入了孤独无援的境地。她恍如在梦中，迷不知返。当她开始频遭一个底层女人的讹诈和威胁时，梦立刻被无情击碎了，她从此陷入无边的恐惧和无助中而不能自拔。一次又一次的敲诈预示了危险的逐步逼近，预示着美满家庭生活的行将破碎和身败名裂。依莱娜惶惶不可终日，满怀恐惧，倍受折磨。她慑于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始终没有勇气向丈夫承认并请求原谅，而是无奈地选择了自杀来逃避一切压力和恐惧。小说情节在紧要关头发生逆转，是她的丈夫救了她，并坦言所谓敲诈勒索，不过是他设局试图唤醒迷途妻子的不得已作为。一切真相大白，一切波澜归于平静，这场灵魂的救赎和情感的挣扎也终于结束了，留给读者的是对婚姻内女性情感心理的长久思考。

在《热带癫狂症患者》中，一位殖民地白人医生在黑暗的甲板上向“我”吐露心底的秘密：一个殖民地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因婚外情导致怀孕，她为隐瞒即将归来的丈夫而慌不择路地选择堕胎，却不幸致死。这个骄傲而自尊的贵妇的偷情可能并非属于淫荡，而是缘于真爱，因为她宁愿选择最危险的堕胎方式，也不肯屈从于向她求欢并承诺给予她帮助的专业医生。她为了爱而背叛了婚姻，又为了尊严而悲惨死去。她的生和死使那个情欲蠢动的医生癫狂又清醒，又因绝望痛苦而自杀，结局令人窒息和压抑。

又如在《月光巷》中，那个因不堪忍受吝啬丈夫在经济上的压制和情感人格的伤害而离家出走的女人，终因无法应对生活和经济的压力而沦为娼妓，虽反抗了不幸的生活，但却又更悲惨地沦落，最终被生活所抛弃，如同行尸走肉，真是生不如死。

还有如《青云无路》中的邮政女职员，在现实的环境中，进行着无望的挣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主人公，从十几岁的少女开始，编织着美丽纯洁的爱情花环，可是现实的残酷和命运的捉弄，却无情地将她的一生——梦想、爱情、青春、生命埋葬了，那种精神的圣洁爱恋，脆弱得令人神伤心碎；《雷拔莱拉》中那丑陋怪异的女仆，她那孤独、畸形的感情世界，令人发指，也让人感到阴冷和哀怜……

上述所有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承受着来自外界和内心的重重压力，或挣扎、反抗，或驯顺、妥协，或救赎、消亡。她们的命运如一叶轻舟，在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残酷世界里漂浮不定。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尝试反抗，却始终挣脱不了这个社会以及家庭对她们的束缚和奴役；她们本性善良、渴望完美，但面对现实残缺、生活畸形、梦想凋零的境况，却只能黯然神伤。

三、悲悯贫弱，人文关怀

茨威格在许多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客观存在于小说世界里的转述者或见证者，她仿佛就是冷眼观望、热切关注现实世界的作者自己。这个人物通常是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受力和同情心的绅士。他往往一出场就带着某种漫不经心的样子和敏感多思的情绪，他以一种强烈探求的好奇心，逐渐走近并透视与他所处、所见全然迥异的世界和人物故事，他与我们读者几乎是同步地在倾听另一个叙述者（也是人物角色）的讲述，或是与“我”一同走进并感受另一个社会群落的人、事、物——一些弱势群体或贫者、被压迫者。他是显形的，有时又是隐形的，在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自我观照。比如《巧识新艺》中的“我”，因无聊而关注一个街头小偷。这部作品中的“我”不妨被看作是茨威格的艺术化身。当他在春光明媚的巴黎林荫大道上欣赏街景、徜徉人群时，偶然发现了与众不同的、衣衫褴褛的他。他的奇特怪异引起了“我”对其身份的猜测甚至于后来的跟踪。当终于确定他是小偷时，“我”对其关注的程度已达到与他的身心几乎合二为一的地步。“我”感到这是个可怜的人，是个被生活逼到死角而挣扎苟活的人。从戏谑嘲笑到厌恶憎恨；从同情怜悯到担忧护惜；从浮泛的哀怜同情到博爱的人道关怀。“我”突然感到：“……他在我眼里立刻就不再是一个小偷了。他成了这个畸形的世界上无数贫困的、被追逐的、有病的、不幸的人中的一个，骤然之间我觉得把我和他联在一起的是一种远比好奇心更为深刻的东西。在人间共同的衣食住行中，在赤裸身体时，在严寒、酷暑里，在睡眠和疲乏、肉体遭受痛苦的时候，把人们区分开的东西就不存在了，把人分为有德者和缺德者、可敬者和罪犯的人为的范畴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可怜的野兽和地球上的生物，他们懂得饥饿和干渴，需要睡眠，知道疲倦，就像你、我和所有的人一样。”[1]这番感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

在《月光巷》中，当“我”面对那黑暗的巷道房屋以及放荡的妓女和龌龊的男人，由最初不知情的憎恶转为知情的震撼和同情，以及对那可怜人最终弃之不顾时，“我”的冷漠也令自己深感沉重和压抑，甚至是隐隐的负疚和自责。“我”的不作为令本性善良的灵魂受到了谴责。小说的结尾含蓄隐晦，但也令人黯然神伤——为那对可怜的妻子，更为这冷漠、异化和混乱的世界。

在《青云无路》中，可怜的克丽丝蒂娜，因社会政治的动荡变化和环境的恶劣，被抛入了生活的泥沼。偏偏死水微澜，生活因美国富姨的偶然到来而激起千层浪。一星期优越舒适的度假，使她远离了呆板僵化、贫穷落后的旧生活，在新的生活圈子里，青春、爱情、自由、美食、华衣……这一切都令她痴迷，恍若到了天堂，也唤醒了她沉睡已久的追求美、向往幸福和甜蜜爱情的心。仿佛脱胎换骨一般，新旧生活的巨大差异和强烈对比，深深刺激了她的内心，使她沉醉在梦中不愿醒来。然而好景不常，童话般的生活转瞬即逝，她又被抛入噩梦般的生活，梦醒后再面对以往的生活境况，她感到生不如死。在美梦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她拼命地退缩，并试图让曾追求她的绅士帮助自己，带她摆脱厄运，但是那些所谓的追求者，不过是看上了她误带的“让·博伦”的贵族姓氏和贵族家庭的财产、地位。当这一切的虚名被揭穿时，她周围的一切温情礼遇、殷勤追求也就不堪一击、顷刻消失了；包括自己的亲姨妈，一旦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她的亲侄女也会成为炸药包和累赘，必须毫不留情地甩掉。正如将一只丑小鸭改变为白天鹅的只是那些借来的华丽衣服和误

用的贵族姓氏一样，上层社会的幸福、荣耀如露水般短暂虚无。出身低微和贫寒的事实，仿佛瘟疫似地令上流社会的人躲避不及。茨威格在小说里借主人公之口，对那些伪善的人和可怕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深刻的揭露。甚至赋予主人公反抗的力量，虽然这反抗显得那样被动，那样情非得已，那样是非难辩、结果难料，但是却突出地表现了人物在小说世界里对命运的无望和无助，也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切、同情与理解。

茨威格以温婉、细腻、冷静、悲凉的笔调，缓缓讲述女人的爱恋和悲剧的一生。这些女人被塑造得生动而独特，令人震撼，也引人深思。究竟是谁，是什么让纯真的少女为爱迷离、为情殉葬、无悔沉沦？是什么使贤良的妻子背叛、堕落？作者以平实准确但却如刀般犀利、直击人心深处的叙述语言和沉静、和缓但却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叙事手法，为这些凄美缠绵、幽怨善良的情感女人声讨，为那些卑微贫贱、屈辱挣扎的底层民众呐喊，充分显示了茨威格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以及他对女性情爱心理深入细腻的把握和充分准确的理解。

参考书目：

[1] 童庆炳. 文学概论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 茨威格小说全集——世界经典名著（第2卷） [M]. 薛高保译. 西安：西安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刘茂海】

The Shallow Theory of S. Zweig' s Fiction

GUO Yan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Stefan Zweig, a distinguished writer from Austria, has been well known for his novels of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en and Twenty-Four Hours in the Life of a Woman. The distinctive depictions as well as the flowing and graceful writing are characteristics of Zweig' s works; he is especially good at describing and portraying the characters' mentalities and disposition respectively. In his novels, various female images represent Zweig' s astonishing skills not only in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innermost world, but in his individual understanding and great insight toward female' s delicate but complicated feelings. In addition, He shows great concern over those under-privileged folks in society by describing their life and emotion. By appreciating Zweig' s novels, we may come to know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and compassionate sentiments cherished by him.

Key word: described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female love; human care

本网站由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维护制作

All copyright © 2005